

高麗史
第一

高麗史第一目錄

進高麗史箋

高麗世系

纂修高麗史凡例

修史官

世家四十六卷

第一

太祖一

第二

太祖二

惠宗

定宗

光宗

高麗史一

高麗史二

一 三 八 九

景宗

第三

成宗

穆宗

第四

顯宗一

第五

顯宗二

德宗

第六

靖宗

第七

文宗一

第八

文宗二

高麗史三

高麗史四

高麗史五

高麗史六

高麗史七

高麗史八

三三

三五

四七

五一

六七

七四

八〇

九四

一一一

一

第九 高麗史九

文宗三

一二六

第十五 高麗史十五

仁宗一

二一八

順宗

一四〇

第十六 高麗史十六

第十 高麗史十

宣宗

一四一

第十七 高麗史十七

獻宗

一五三

仁宗三

二五三

第十一 高麗史十一

肅宗一

一五六

第十八 高麗史十八

第十二 高麗史十二

肅宗二

一七一

第十九 高麗史十九

睿宗一

一七七

毅宗三

二八四

第十三 高麗史十三

睿宗二

一八七

第二十 高麗史二十

第十四 高麗史十四

睿宗三

二〇一

第二十一 高麗史二十一

二九九

神宗

三一五

第二十八

高麗史二十八

熙宗

三二二

忠烈王一

四二七

康宗

三二五

第二十九

高麗史二十九

第二十二

高麗史二十二

高宗一

三二七

第三十

高麗史三十

第二十三

高麗史二十三

高宗二

三四三

第三十一

高麗史三十一

第二十四

高麗史二十四

高宗三

三六〇

第三十二

高麗史三十二

第二十五

高麗史二十五

元宗一

三七八

第三十三

高麗史三十三

第二十六

高麗史二十六

元宗二

三九一

第三十四

高麗史三十四

第二十七

高麗史二十七

元宗三

四〇七

忠肅王一

五二八

忠宣王二

五二五

第三十五	高麗史三十五	五三七	第四十一	高麗史四十一	六二〇
忠肅王二			恭愍王四		
第三十六	高麗史三十六	五五二	第四十二	高麗史四十二	六三二
忠惠王			恭愍王五		
第三十七	高麗史三十七	五六五	第四十三	高麗史四十三	六四二
忠穆王			恭愍王六		
忠定王		五七一	第四十四	高麗史四十四	六五二
第三十八	高麗史三十八	五七五	恭愍王七		
恭愍王一			第四十五	高麗史四十五	六六六
第三十九	高麗史三十九	五八七	恭讓王一		
恭愍王二			第四十六		
第四十	高麗史四十	六〇四	恭讓王二		六八二
恭愍王三					

進高麗史箋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
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等誠惶誠恐稽首稽首

上言竊聞新柯視舊柯以爲則後車鑑前車而是懲蓋已
往之興亡實將來之勸戒茲紉編簡敢瀆

冕旒惟王氏之肇興自泰封以崛起降羅滅濟合三韓而爲
一家舍遼事唐尊中國而保東土爰革煩苛之政式恢
宏遠之規光廟臨軒策士而儒風稍興成宗建祚立社
而治具悉備宣讓失御運祚幾傾顯濟中興之功宗祐
再定文闡大平之治民物咸熙迨後嗣之昏迷有權臣
之顛恣擁兵而窺神器一啓於仁廟之時犯順而倒大
阿馴致於毅宗之日由是巨姦迭煽而置君如碁奕強
敵交侵而刈民若草菅順孝定大亂於危疑僅保祖宗
之業忠烈昵群嬖於遊宴卒構父子之嫌且自忠肅以
來至于恭愍之世變故屢作衰微益深根本更覺於僞
朝歷數竟歸於

眞主我

太祖康獻大王

勇智天錫

德業日新

布聖武而享□艱克綏黎庶

握眞符而乘乾御肇造邦家顧麗社雖已丘墟其史策不

可蕪沒

命史氏而秉筆做通鑑之編年及

太宗之繼承

委輔臣以讎校作者非一書竟未成

世宗莊憲大王

通追先猷

載宣文化

謂修史要須該備復開局再令編摩尙紀次之非精且脫

漏者亦夥况編年有異於紀傳表志而敘事未悉其本

末始終更

命庸愚傳任纂述凡例皆法於遷史大義悉稟於

聖裁避本紀爲世家所以示名分之重降僞幸於列傳所以

嚴僭竊之誅忠佞邪正之彙分制度文爲之類聚統紀

不紊年代可稽事跡務盡其詳明闕謬期就於補正嗟

玉署鉛槧之未訖而

鼎胡弓劍之忽遺臣麟趾等誠惶誠恐稽首稽首恭惟

主上殿下

誕紹宏圖

增光洪烈

惟精惟一

聖學極於高明

丕顯丕承

至孝彰于繼述

念前史之未就

令微臣以責成臣麟趾等俱以譴才叨承隆寄採稗官之

雜錄發秘府之故藏祗竭

三載之勞勒成一代之史稽遺跡於前代僅能存筆削

之公揭明鑑於後人期不沒善惡之實所撰高麗史世

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傳五十卷目錄二卷

通計一百三十九卷謹具草成帙隨箋以

聞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麟趾等誠惶誠恐稽首稽首謹言

景泰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

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

等上箋

高麗世系

正憲太子曹判書集賢殿學士鄭麟趾等
 教修

高麗之先史闕未詳太祖實錄即位二年追王三代祖考冊
 上始祖尊諡曰元德大王妣爲貞和王后懿祖爲景康大王
 妣爲元昌王后世祖爲威武大王妣爲威肅王后

金寬毅編年通錄云有名虎景者自號聖骨將軍自白頭
 山遊歷至扶蘇山左谷娶妻家焉富而無子善射以獵爲
 事一日與同里九人捕鷹平那山會日暮就宿巖竇有虎
 當竇口大吼十人相謂曰虎欲啗我輩試投冠攬者當之
 遂皆投之虎攬虎景冠虎景出欲與虎鬪虎忽不見而竇
 崩九人皆不得出虎景還告平那郡來葬九人先祀山神
 其神見曰予以寡婦主此山幸遇聖骨將軍欲與爲夫婦
 共理神政請封爲此山大王言訖與虎景俱隱不見郡人
 因封虎景爲大王立祠祭之以九人同亡改山名曰九龍

虎景不忘舊妻夜常如夢來合生子曰康忠康忠體貌端
 嚴多才藝娶西江永安村富人女名具置義居五冠山摩
 訶岬時新羅監干八元善風水到扶蘇郡郡在扶蘇山北
 見山形勝而童告康忠曰若移郡山南植松使不露巖石
 則統合三韓者出矣於是康忠與郡人徙居山南栽松遍
 嶽因改名松嶽郡遂爲郡上沙磧且以摩訶岬第爲永業
 之地往來焉家累千金生二子季曰損乎述改名寶育寶
 育性慈惠出家入智異山修道還居平那山北岬又徙摩
 訶岬嘗夢登鶴嶺向南便旋溺溢三韓山川變成銀海明
 日以語其兄伊帝建伊帝建曰汝必生支天之柱以其女
 德周妻之遂爲居士仍於摩訶岬構木菴有新羅術士見
 之曰居此必大唐天子來作壻矣後生二女季曰辰義美
 而多才智年甫笄其姊夢登五冠山頂而旋流溢天下覺
 與辰義說辰義曰請以綾裙買之姊許之辰義令更說夢
 攬而懷之者三旣而身動若有得心頗自負唐肅宗皇帝
 潛邸時欲遍遊山川以明皇天寶十二載癸巳春涉海到
 沮江西浦方潮退江渚泥涼從官取舟中錢布之乃登岸

後名其浦爲錢浦

閔漬編年綱目引碧巖等碑錄云宣宗年十三當穆宗朝歲登御床作排群臣勢穆宗子武宗心忌之及武宗即位宣宗遇害於宮中絕而後蘇潛出遠避周遊天下備嘗險阻鹽官安禪師默識龍顏待遇特厚留鹽官最久又宣宗嘗爲光王光即楊州屬郡鹽官杭州屬縣皆接東海爲商船往來之地方當僞禍恐嚴之不深故以遊覽山水爲名隨商船渡海時唐史未撰於唐室之事無由得詳但聞肅宗宣皇帝時有祿山之亂未聞宣宗遭亂出奔之事誤以宣宗皇帝爲肅宗宣皇帝云又世傳忠宣王在元有翰林學士從王遊者謂王曰嘗聞王之先出於唐肅宗何所據耶肅宗自始未嘗出關祿山之亂即位靈武何時東遊至有子乎王大慚不能對閔漬從旁對曰此我國史誤書耳非肅宗乃宣宗也學士曰若宣宗久勞於外庶或然也

遂至松嶽郡登鶴嶺南望曰此地必成都邑從者曰此八真仙住處也抵摩訶岬養子洞

寄宿寶育第見兩女悅之請縫衣綻寶育認是中華貴人

心謂果符術士言即令長女應命纔踰閭鼻衄而出代以

辰義遂薦枕留期月

閔漬編年或云一年覺有娠臨別云我是大唐

貴姓與弓矢曰生男則與之果生男曰作帝建後追尊寶

育爲國祖元德大王其女辰義爲貞和王后作帝建幼而

聰睿神勇年五六間母曰我父誰曰唐父盖未知其名故

耳及長才兼六藝書射尤絕妙年十六母與以父所遺弓

矢作帝建大悅射之百發百中世謂神弓於是欲觀父

寄商船行至海中雲霧晦暝舟不行三日舟中人卜曰宜

去高麗人

閔漬編年或云新羅金良貞奉使入唐因寄其船良貞夢曰頭翁曰留高麗人可得順風

作帝建

執弓矢自投海下有巖石立其上霧開風利船去如飛俄

有一老翁拜曰我是西海龍王每日晡有老狐作熾盛光

如來像從空而下羅列日月星辰於雲霧間吹螺擊鼓奏

樂而來坐此巖讀臚臚經則我頭痛甚聞郎君善射願除

吾害作帝建許諾

閔漬編年或云作帝建於巖邊見有一徑從其徑行一里許又有一巖巖上復有一殿門戶洞開中有金字寫經處就視之筆點猶濕四顧無人作帝建就其坐操筆寫經有女忽來前立作帝建謂是觀音現身驚起下坐方將拜禮忽不見還就坐寫經良久其女復見而謂我是龍女果載寫經今猶未就幸郎君善寫又能善射欲留君助吾功德又欲除吾家難其難則待七日可及期聞空中樂聲果有從西北來者作帝建疑是真佛

不敢射翁復來曰正是老狐願勿復疑作帝建撫弓撚箭

候而射之應弦而墜果老狐也翁大喜迎入宮謝曰賴郎

君吾患已除欲報大德將西入唐觀天子父乎富有七寶

東還奉母乎曰吾所欲者王東土也翁曰王東土待君之

子孫三建必矣其他惟命作帝建聞其言知時命未至猶

豫未及答坐後有一老嫗戲曰何不娶其女而去作帝建

乃悟請之翁以長女姁旻義妻之作帝建寶七寶將還龍

女曰父有楊杖與豚勝七寶盍請之作帝建請還七寶願

得楊杖與豚翁曰此二物吾之神通然君有請敢不從乃

加與豚於是乘漆船載七寶與豚泛海倏到岸即昌陵窟前江岸也白州正朝劉相晞等聞曰作帝建娶西海龍女來實大慶也率開貞鹽白四州江華喬桐河陰三縣人爲築永安城營宮室龍女初來即往開州東北山麓以銀盂掘地取水用之今開城大井是也居一年豚不入牢乃語豚曰若此地不可居吾將隨汝所之詰朝豚至松嶽南麓而臥遂營新第即康忠舊居也往來永安城而居者三十餘年龍女嘗於松嶽新第寢室窻外繫井從井中往還西海龍宮即廣明寺東上房北井也常與作帝建約曰吾返龍宮時慎勿見否則不復來一日作帝建密伺之龍女與少女入井俱化爲黃龍與五色雲異之不敢言龍女還怒曰夫婦之道守信爲貴今既背約我不能居此遂與少女復化龍入井不復還作帝建晚居俗離山長岬寺常讀釋典而卒後追尊爲懿祖景康大王龍女爲元昌王后元昌生四男長曰龍建後改隆字文明是爲世祖貌魁偉美鬚髯器度宏大有并吞三韓之志嘗夢見一美人約爲室家後自松嶽往永安城道遇一女惟肖遂與爲婚不知所從

來故世號夢夫人或云以其爲三韓之母遂姓韓氏是爲威肅王后世祖居松嶽舊第有年又欲創新第於其南即延慶宮奉元殿基也時桐裏山祖師道詵入唐得一行地理法而還登白頭山至鵲嶺見世祖新構第曰種稔之地何種麻耶言訖而去夫人聞而以告世祖倒屣追之及見如舊識遂與登鵲嶺究山水之脉上觀天文下察時數曰此地脉自壬方白頭山水母木幹來落馬頭明堂君又水命宜從水之大數作字六六爲三十六區則符應天地之大數明年必生聖子宜名曰王建因作實封題其外云謹奉書百拜獻書于未來統合三韓之主大原君子足下時唐僖宗乾符三年四月也世祖從其言築室以居是月威肅有娠生太祖

閔漬編年太祖年十七潰說復至請見曰足下應百六之運生於天府名墟三季者生待君弘濟因告以出師置陣地利天時之法望我山川感通保佑之理乾寧四年五月世祖葬于金城郡葬永安城江邊石窆號曰昌陵以威肅王后合葬○實錄顯宗十八年加上世祖諡曰元烈后曰惠思高宗四十年加世祖曰敏惠后曰仁平

李齊賢曰金寬毅云聖骨將軍虎景生阿干康忠康忠生居士寶育是爲國祖元德大王寶育生女配唐貴姓而生懿祖懿祖生世祖世祖生太祖如其所言唐貴姓者於懿

祖爲皇考而寶育皇考之舅也而稱爲國祖何也又言太祖追尊三代祖考及其后妃考爲世祖威武大王母爲威肅王后祖爲懿祖景康大王祖母爲元昌王后曾祖母爲貞和王后曾祖母之父寶育爲國祖元德大王云略曾祖而書曾祖母之父謂之三代祖考何也按王代宗族記云國祖太祖之曾祖也貞和國祖之妃也聖源錄云寶育聖人者元德大王之外祖也以此觀之元德大王是唐貴姓者之子而於懿祖爲考也貞和王后是寶育之外孫婦而於懿祖爲妣也其以寶育爲國祖元德大王者誤矣又曰金寬毅云懿祖得唐父所留弓矢涉海而遠覲然則其志深切矣龍王問其所欲即求東歸恐懿祖不如是也聖源錄云旰康大王即懿祖之妻龍女者平州人豆恩玷角干之女子也則與寬毅所記者異矣又曰金寬毅云道說見世祖松嶽南第曰種稌之田而種麻也稌之與王方言相類故太祖因姓王氏父在而子改其姓天下豈有是理乎嗚呼其謂我太祖爲之乎且太祖逮世祖仕弓裔裔之多疑忌太祖無故獨以王爲姓豈非取禍之道乎謹按王

氏宗族記國祖姓王氏然則非至太祖始姓王也種稌之說不亦誣哉又云懿祖世祖諱下字與太祖諱並同金寬毅以開國之前俗尙淳朴意其或然故書之王代曆懿祖通六藝書與射妙絕一時世祖少蘊器局有雄據三韓之志豈不知祖考之名爲不可犯而自以爲名且以名其子乎況太祖創業垂統動法先王寧有不得已而恬於非禮之名乎竊謂新羅之時其君稱麻立干其臣稱阿干大阿干至於鄉里之民例以干連其名而呼之蓋相尊之辭也阿干或作阿秦閼餐以干秦餐三字其聲相近也懿祖世祖諱下字亦與干秦餐之聲爲相近乃所謂相尊之辭連其名而呼之者之轉也非其名也太祖適以此字爲名好事者遂附會而爲之說曰三世一名必王三韓蓋不足信也

論曰載稽舊籍同知樞密兵部尙書金永夫徵仕郎檢校軍器監金寬毅皆毅宗朝臣也寬毅作編年通錄永夫採而進之其劄子亦曰寬毅訪集諸家私蓄文書其後閱讀撰編年綱目亦因寬毅之說獨李齊賢援據宗族記聖源

錄斥其傳訛之謬齊賢一代名儒豈無所見而輕有議於時君世系乎其云肅宗宣宗者以唐書考之則肅宗自幼未嘗出閣果如元學士之言矣宣宗雖封光王唐史無藩王就封之制而其遭亂避禍之說亦是禪錄雜記二說皆無所據不足信也況龍女之事何其荒恠若是之甚邪太祖實錄乃政堂文學脩國史黃周亮所撰也周亮仕太祖孫顯宗之朝太祖時事耳目所及其於追贈據實書之以貞和爲國祖之配以爲三代而略無一語及於世傳之說寬毅乃毅宗時微官且去太祖二百六十餘年豈可舍當時實錄而信後代無稽雜出之書邪竊觀北史拓拔氏以爲軒轅之後而神元皇帝天女所生則其荒誕甚矣且言慕容氏爲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宇文氏爲出自炎帝得皇帝玉璽而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因以爲氏先儒議之曰其臣子從而爲之辭以緣飾耳嗚呼自古論人君世系者類多恠異而其閒或有附會之說則後之人不能不致疑焉今以實錄所載追贈三代爲正而寬毅等說亦世傳之久故并附云

高麗世系終

纂修高麗史凡例

一世家

按史記天子曰紀諸侯曰世家今纂高麗史王紀爲世家以正名分其書法準兩漢書及元史事實與言辭皆書之

凡稱宗稱陛下太后太子節日制詔之類雖涉僭踰今從當時所稱書之以存其實

如圓丘籍田燃燈八關等常事書初見以着其例若親行則必書

高麗世系出於雜記率皆荒誕今以黃周亮所撰實錄追贈三代爲正附以雜記所傳別作世系

一志

按歷代史志代各不同至於唐志以事實組織成篇難於攷覈今纂高麗史志準元史條分類聚使覽者易攷焉

高麗制度條格史多闕略今取古今詳定禮式目編修

錄及諸家雜錄作諸志

一表

按歷代史表詳略有異今纂高麗史表準金富軾三國史只作年表

一列傳

首以后妃次宗室次諸臣終之以叛逆其有事功卓異者雖父子別傳餘各以類附

辛禡父子以逆阼之孽竊位十六年今準漢書王莽傳降爲列傳以嚴討賊之義

一歷代史紀傳表志之末皆有論贊今纂高麗史準元史不作論贊惟世家舊有李齊賢等贊今仍之

凡詔敕及諸臣書疏所載條件可分者各以類摘取分入諸志餘則書世家及傳

諸儒文集及雜錄事蹟可攷者亦採增入且如制詔表冊之類節其繁文以書

修史官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

嘉善大夫中樞院副使同知春秋館事臣金鈔

嘉善大夫藝文館提學同知春秋館事世子左副賓客臣李先齊

通政太集賢殿副提學知製教經筵侍講官兼春秋館編修官臣鄭昌孫

通政太集賢殿副提學知製教世子左輔德兼春秋館編修官臣辛碩祖

通政大夫司諫院左司諫大夫知製教兼春秋館編修官臣崔恒

果毅將軍虎賁侍衛司上護軍兼知兵曹事春秋館編修官臣盧叔全

中訓太集賢殿直提學知製教世子左副善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李石亨

中訓太集賢殿直提學知製教世子右輔德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承文院事臣

申叔舟

中訓大夫藝文館直提學兼春秋館記注官臣崔德之

奉正大夫直集賢殿知製教世子右副善兼春秋館記注官臣魚孝瞻

奉列太直集賢殿知製教字右副善兼左中護春秋館記注官臣金禮家

奉列大夫成均司藝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臣金淳

通德郎集賢殿校理知製教世子右文學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梁誠之

通善郎集賢殿校理知製教經筵副檢討官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李芮

奉直郎守吏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臣金之慶

奉直郎守成均直講兼春秋館記注官臣金閔福

承議郎守集賢殿副校理知製教世子右司經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宜塔

承議郎集賢殿修撰知製教經筵司經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尹起猷

承議郎工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朴允貞

承議郎成均注簿兼春秋館記事官臣金命中

進勇校尉行右軍攝副司直兼承文院副校理春秋館記事官臣趙運

宜教郎守成均注簿兼中部儒學教授官春秋館記事官臣洪禹治

宜教郎守承文院副校理兼春秋館記事官臣丙承錫

宜教郎集賢殿副修撰知製教經筵司經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尹子雲

宜教郎司膳注簿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孝長

宜務郎守成均注簿兼西部儒學教授官春秋館記事官臣李仁全

宜務郎行藝文奉教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柳子文

務功郎藝文奉教兼春秋館記事官臣金孝字

通仕郎藝文待教兼春秋館記事官臣金勇

通仕郎行藝文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臣韓瑞鳳

通仕郎行藝文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吳伯昌

世家卷第一

高麗史一

正憲公曹判書集賢殿直學士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司成鄭麟趾奉教修

太祖一

太祖應運元明光烈大定睿德章孝威穆神聖大王姓王氏諱建字若天松嶽郡人世祖長子母曰威肅王后韓氏唐乾符四年丁酉正月丙戌生於松嶽南第神光紫氣耀室充庭竟日盤旋狀若蛟龍幼而聰明睿智龍顏日角方頤廣顙氣度雄深語音洪大有濟世之量時新羅政衰群賊競起甄萱叛據南州稱後百濟弓裔據高勾麗之地都鐵圓國號泰封世祖時爲松嶽郡沙秦乾寧三年丙辰以郡歸于裔裔大喜以爲金城太守世祖說之曰大王若欲王朝鮮肅慎下韓之地莫如先城松嶽以吾長子爲其主裔從之使太祖築勃禦塹城仍爲城主時太祖年二十光化元年戊午裔移都松嶽太祖來見授精騎大監三年庚申裔命太祖伐廣忠青三

州及唐城槐壤等郡縣皆平之以功授阿秦天復三年癸亥三月率舟師自西海抵光州界攻錦城郡拔之擊取十餘郡縣仍改錦城爲羅州分軍戍之而還是歲良州帥金忍訓告急裔令太祖往救及還裔問邊事太祖陳安邊拓境之策左右皆屬目裔亦奇之進階爲閔秦天祐二年乙丑裔還都鐵圓三年丙寅裔命太祖率精騎將軍黔貳等領兵三千攻尙州沙火鎮與甄萱累戰克之裔以土地益廣士馬漸強意欲并吞新羅呼爲滅都自新羅來附者並皆誅殺梁開平三年己巳太祖見裔日以驕虐復有志於閩外適裔以羅州爲憂遂令太祖往鎮之進階爲韓秦海軍大將軍太祖推誠撫士咸惠並行士卒畏愛咸思奮勇敵境警服以舟師次于光州鹽海縣獲萱遣入吳越船而還裔喜甚優加褒獎又使太祖修戰艦于貞州以閔秦宗希金言等副之領兵二千五百往擊光州珍島郡拔之進次阜夷島城中人望見軍容嚴整不戰而降及至羅州浦口萱親率兵列戰艦自木浦至德眞浦首尾相銜水陸縱橫兵勢甚盛諸將患之太祖曰勿憂也師克在和不在衆乃進軍急擊敵船稍却乘風縱火燒溺者太

半斬獲五百餘級。萱以小舸遁歸。初羅州管內諸郡與我阻隔。賊兵遮絕。莫相應援。頗懷虞疑。至是。挫萱銳卒。衆心悉定。於是三韓之地。裔有大半。太祖復修戰艦。備糧餉。欲留戍羅州。金言等自以功多無賞。頗解體。太祖曰。慎勿怠。唯戮力無貳心。庶可獲福。今主上恣虐多殺。不辜譏諛。得志互相浸潤。是以在內者。人不自保。莫如外事征伐。彈力勤王。以得全身之爲愈也。諸將然之。遂至光州西南界潘南縣浦口。縱謀賊境。時有壓海縣賊帥能昌起海島善水戰。號曰水獺。嘯聚亡命。遂與葛草島小賊相結。候太祖至。欲邀害之。太祖謂諸將曰。能昌已知我至。必與島賊謀變。賊徒雖小。若并力合勢。退前絕後。勝負未可知也。使善水者十餘人。擐甲持矛。乘輕舫。夜至葛草渡口。擒往來計事者。以沮其謀可也。諸將皆從之。果獲一小舸。乃能昌也。執送于裔。裔大喜。乃唾昌面曰。海賊皆推汝爲雄。今爲俘虜。豈非我神算乎。乃示衆斬之。乾化三年癸酉。以太祖屢著邊功。累階爲波珍桑兼侍中。以召之水軍之務。盡委副將金言等。而征討之事。必令稟太祖行之。於是太祖位冠百僚。然非素志。且畏讒。不樂居位。每出入公門。

平章國計。惟抑情謹愼。務得衆心。好賢嫉惡。每見人被讒輒悉解救。有青州人阿志泰。本諂詐。見裔喜讒。乃譖同州人笠全。辛方寬舒等有司推之數年。未決。太祖立別真僞。志泰伏辜。衆情稱快。由是轅門將校宗室勳賢智計儒雅之輩。莫不風靡景從。太祖懼禍及復求闔外四年甲戌。裔又謂水軍帥賤不足以威敵。乃解太祖侍中使復領水軍。就貞州浦口理戰艦七十餘艘。載兵士二千人往。至羅州百濟與海上草竊知太祖復至。皆懾伏。莫敢動。太祖還告舟楫之利。應變之宜。裔喜謂左右曰。我諸將中誰可比擬乎。時裔誣構叛罪。日殺百數。將相遇害者十有八九。常自云。我得彌勒觀心法。能知婦人陰私。若有干我觀心者。便行峻法。遂鍛造三尺鐵杵。有欲殺者。輒熱之以撞其陰。烟出口鼻死。由是士女股慄。怨憤日甚。一日急召太祖入內裔方檢點誅殺人籍沒金銀寶器床帳之具。怒目熟視太祖曰。卿昨夜聚衆謀叛。何耶。太祖顏色自若。輒然而笑曰。烏有是哉。裔曰。卿莫給我。我能觀心。所以知也。我將入定。以觀了說其事。乃合眼負手仰天良久。時掌奏崔凝在側。伴墜簪下庭取之。因趨過太祖。微語曰。不服。

則危太祖乃悟曰臣實謀叛罪當死裔大笑曰卿可謂直也即以金銀粧鞍轡賜之曰卿勿復誑我遂以步將康瑄詰黑湘金材琰等副太祖增治舟舸百餘艘大船十數各方十六步上起樓櫓可以馳馬領軍三千餘人載糧餉往羅州是歲南方饑饉草竊蜂起戌卒皆食半菽太祖盡心救恤賴以全活初太祖年三十夢見九層金塔立海中自登其上貞明四年三日唐商客王昌瑾忽於市中見一人狀貌瓌偉鬚髮皓白頭戴古冠被居士服左手持三隻椀右手擎一面古鏡方一尺許謂昌瑾曰能買我鏡乎昌瑾以二斗米買之鏡主將米沿路散與乞兒而去疾如旋風昌瑾懸其鏡於市壁日光斜映隱隱有細字可讀其文曰三水中四維下上帝降子於辰馬先操雞後搏鴨此謂運滿一三甲暗登天明理地遇子年中興大事混蹤跡沌名姓混沌誰知慎與聖振法雷揮神電於巳年中二龍見一則藏身青木中一則現形黑金東智者見愚者盲興雲注雨與人征或見盛或視衰盛衰爲滅惡塵滓此一龍子三四遞代相承六甲子此四維定滅丑越海來降須待酉此文若見於明王國泰人安帝永昌吾之記凡

一百四十七字昌瑾初不知有文及見之謂非常獻于裔裔令昌瑾物色求其人彌月竟不能得唯東州勃風寺熾盛光如來像前有填星古像如其狀左右亦持椀鏡昌瑾喜具以狀白裔歎異之令文人宋舍弘白卓許原等解之舍弘等曰三水中四維下上帝降子於辰馬者辰韓馬韓也已年中二龍見一則藏身青木中一則現形黑金東者青木松也謂松嶽郡人以龍爲名者之子孫可以爲君主也王侍中有王侯之相豈謂是歟黑金鐵也今所都錢圓之謂也今主初盛於此殆終滅於此乎先操雞後搏鴨者王侍中御國之後先得雞林後收鴨綠之意也三人相謂曰王猜忌嗜殺若告以實王侍中必遇害吾輩亦且不免矣乃詭辭告之至六月乙卯騎將洪儒裴玄慶申崇謙卜智謙等密謀夜詣太祖第共言推戴之意太祖固拒不許夫人柳氏手提甲領被太祖諸將扶擁而出令人馳且呼曰王公已舉義旗矣於是奔走來赴者不可勝記先至宮門鼓譟以待者亦萬餘人裔聞之驚駭曰王公得之吾事已矣乃不知所圖以微服出自北門亡去內人清宮以迎裔遁于巖谷信宿飢甚偷截麥穗而食尋爲